

乙亥季冬

醫西古微

盧廷棟署

醫古微自敘

史稱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是則書之未經秦火其最古而可徵者莫醫若也若今世所傳之醫書本經素靈古矣然本經稱爲神農氏之作而帝王世紀則曰黃帝使岐伯嘗味於百藥漢書藝文志但有神農黃帝食禁七卷而無神農本草經今本經列秦皮蜀漆吳茱萸之類又皆後世諸侯王國之所產者吾固疑本經三百六十品大抵皆郭璞抱朴子之所爲也豈必神農哉班志有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無素問之目而素問之目

一見於傷寒論序再見於甲乙經又其九州九野十二經水之名皆起於後世而靈樞尤爲晚出則素靈之造於何代始自何人甚不可知也况其書開宗明義曰在昔黃帝斯言也實等諸尙書稽古同天之例程伊川謂此書出於戰國之末者非無因也次則八十一難經舊唐書藝文志始著於錄曰一卷秦越人撰顧史公扁鵲傳并無撰著難經之文倉公傳引扁鵲語難經不載其文且難經診法獨取手太陰一經分寸關尺三部三而三之爲浮中沈九候揆之素問徧診十二經動脈三部九候之古法尤屬不倫班志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

卷今已無傳蓋古醫書之亡久矣烏能以難經當之復
次則仲景之傷寒論固今醫家所奉爲金科玉律者也
第其書自王叔和編次以來訖林億成無已校勘以後
一亂於方中行再亂於程郊倩他如喻昌舒馳遠之流
無不各承家伎以入主出奴之見割裂詮釋古先聖人
精奧之書甚至家家有傷寒一人一仲景嗟夫嗟夫士
生千載後而欲窮究數千百載以上之書孰眞孰僞孰
亂孰不亂何者可從何者當正吾安得起古之作者於
九京之下與之反覆而辨難哉此則吾人讀書一大難
事竊恐始皇焚燒之灰不免更颺於今日也吾爲此懼

通於最古之經史百家書中抉其可以發明醫學之微
言大義者爲之整理而抓梳之凡六種於周禮曰醫師
左傳曰秦和史記曰扁鵲倉公傳漢書曰藝文志後漢
書曰華陀傳子華子曰醫道篇總顏之曰醫古微廣爲
衍義裒集成書是書固醫者所不知儒者所不言也非
不知不言也特醫者不儒儒者不醫耳以是之故雖孔
杜在前班顏在後猶且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坐使數千
百年醫門之古籍沈埋至今無一人焉啟其蒙而發其
覆誠可惜也微乎微乎吾將懸金國門以俟天下之儒
而醫醫而儒者讀是編而與本經內難仲景傷寒一抉

眞僞而別異同昌明絕學豈非古今一大快事哉知我
罪我吾不計矣丙子春正月元日雙流張驥書於義生
堂

醫古微六種提要

第一種周禮醫師補注一卷

周禮醫師篇五聲五色五味九竅九藏諸義皆與素靈難經互相發明惜後世諸大經師未諳醫理故注疏亦嫌疏漏此篇根據內難引經解經極爲透闢誠醫學家不可不讀之書也

第二種左氏秦和傳補注一卷

秦和陰陽風雨晦明六淫之論卽後世言三因者之所宗鄭賈諸儒未能深究軒岐之學故注疏每多罅漏此篇根據靈素難經詳加補注極爲翔實不爲鑿

空影響之譚治經治醫均不可不先覩爲快也

第三種史記扁鵲倉公傳補注三卷

扁鵲行鍼倉公診脈備載史公本傳中第儒者不談醫家從何了解致使古來絕學湮滅無傳今廣徵醫籍爲之補注俾學醫者力爭上乘

第四種漢書藝文志補注二卷

爲漢書藝文志補注者自王應麟後不下十數家然皆於方技過畧多因歷代史家不通醫學故也此編原依經旨翔加補注而尤於白氏內經箴石湯火五苦六辛等條考證不遺餘力誠有史以來所未有實

研究中醫學者不可不爭先快睹也

第五種後漢書華陀傳補注一卷

華陀傳載醫案數十首無一不稱奇中自來史學諸家未嘗留神醫藥精究方術是以箋釋各條未能發明至理深入軒岐之室良可惜也是編根據醫經藥錄廣爲徵引俾華公醫案一一可以施行雖曰史學之津梁抑亦醫林之至寶也

第六種子華子醫道篇注一卷

此篇論陰陽五行藏府血氣關鬲五方三氣之理無一不與靈樞素難息息相通獨惜數千年來無一注

家解明義諦殊爲憾事茲根據靈素博考醫經條分
縷晰逐一注明洵醫家之寶筏也

成都張義
生堂藏板

乙亥吳春

周礼暨師補注

成都曾默躬敬書



成都義生
堂所有權



周禮醫師補注

敘曰石頑張氏謂軒轅以治兵之餘治病故醫字下筆從匡國語之兵不解醫本此中藏矢殳內攻藏府之疾與用兵不異其下從酉酉古酒字從古服藥多以酒助則是醫能攻疾猶殳矢然然殳矢殺人豈不可畏哉周公作周禮天官冢宰其屬醫師有上士下士府史若干人爲之分其職制其食稽其事其輕重何如也史公別傳扁倉不與龜莢日者相次非以其能生死人而以醫師爲司命哉自小戴雜取秦漢以來傳記爲王制一篇乃曰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不貳事

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由是醫師品格不列士流不知
執技事上云者卽仲景所謂上療君親之疾皇甫士安
所謂忠孝之心仁慈之性云爾非眞賤業也況不貳事
使精其業不移官使終其事雖不甚重猶不甚輕也至
班固撰漢書藝文志始以通天達地出入死生之醫經
醫方列之方技後世史家翕然宗之與卜巫星相混列
而醫師遂輕且微矣嗟夫以出入死生之事而等諸無
足重輕之列王仲宣名士也仲景謂其有病四十當眉
落又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仲宣嫌其言忤受湯勿服
後二十年果眉落又八十七日而死雖曰輕命實輕醫

也徐文伯良醫也梁武帝膺九錫之命范雲忽中疾召
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卽時愈二年不復
可救雲曰朝聞夕死何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牀重衣
以覆之有頃流汗二年果卒雖曰輕醫實輕命也醫師
旣輕無論搢紳績學之士不肯從事於斯卽一二粗識
之無名聲修潔者亦卑卑不以爲意顧疾病人所時有
不可須臾離也於是鄉里庸人江湖下士皆得攘臂其
間甚至販夫走卒優皂輿臺無不濫竽充數如此之倫
有如魑魅魍魎禹鼎不能鑄陸離光怪溫犀不能照又
何醫師之足重哉猶憶往年有一大醫揮塵而譚曰茵

陳治黃疸而利水余私議其誤時座有十數醫人與余爭辯且各出坊本藥性賦以質之則果疸也人則有書可據我但口舌而爭一字之訛鑄成大錯黃鐘瓦釜異口同聲長夜漫漫何時旦當今之世誰足當醫師之目哉此固周公當日所不及料矣醫師一篇其於醫經原旨本草大綱早已舉其凡而握其要惟鄭賈諸儒語焉不詳不免滄海遺珠之憾不揣固陋逐條增補以貢一得之愚甚願有志斯道者踵而起焉俾軒岐之業絕而復續生人之命危而得安豈區區爲醫師爭輕重哉乙亥三月望日張驥自序於義生堂